



# 延州阅读

## 乡土最后的守望

——读侯波《社稷赋》有感

卢晓霞

在古城西安读完侯波新作《社稷赋》，我久久不愿合上书，不是舍不得书里的故事，而是一合上就听不见黄土地上那些人声、风声、鸡鸣狗吠甚至花开果落的声音。

英国作家尼尔·盖曼说过：“小说是讲真话的谎言。”这是我看到对小说最好的解释。侯波的《社稷赋》最可贵之处就是讲真话、不虚伪、不做作，真实得就像你从黄土地走过，回过头看到的那一串脚印。

这部小说以挂职副县长方文的视角，穿行于黄土高原的沟沟峁峁，表面写的是乡村发展，骨子里写的却是一场缓慢而沉默的告别——告别那些把一辈子都种进土里的人，告别一种正在死去的活法。那个给多少钱也不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的老常头；那个反复上访想把土地要回来给女儿，而女儿根本不愿回农村种地的冯桂珍；还有那个我们似乎都见过的贺以东，明明是自己富裕了，心系家乡，想把村里的土地流转成公司化运作，把村民变成工人，带动全村人走向共同富裕，可是就有人给多少钱也不给地，一边是成功企业家的家国情怀，一边是农人对土地的生死依恋；更有挂职副县长方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小说以人道主义的悲悯之笔

描绘了他们的困境，乡土问题像一团乱麻，牵一发而动全局，方文的努力或许改变不了大局，但他尽己所能的那份心力，已然照亮了人性的微光。侯波以良心作家的赤诚、敏锐的眼力、老辣自然的章法，把人物一个个推到你的眼前，把故事一步步讲给你听。

侯波的家乡和我老家仅隔十几里路，山水相连、风土相通，书中描摹的乡村烟火、乡俗人情、乡民品性，都是我从小到大亲眼所见、亲身感知的生活常态。特别是他纵横的才华尽显在宜川方言里，他的文字不是生动，是流动，读来字字共情、句句入心。他把澎湃的激情掩藏在平静的叙述里，佩服他总能在看似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里，找到大家熟视无睹却又不堪被困扰的“点”。

读这本书时，我一次次想到自己家族里的长辈，他们一辈子弯腰在田地里刨食，对待土地像对天地一样敬畏，像对父母一样孝顺，像对儿女一样爱护。我爷爷辈经历了土地入社，那时我们家拥有许多的土地，也有一些地入了别的村里；父辈经历了土地承包，当年生产队分的粮食吃不到第二年麦子成熟时，联产到劳、包产到户，极大地调动了大家耕作的积极性；兄弟姐妹辈则一个

个从土地上走出去上学就业，而他们又和土地连着剪不断的脐带；下一代则完全在城市长大，土地对这一代人来说已经是书本里和老一辈的事情。就像老常头面对土地流转、产业转型的乡村变革，任凭政策优厚、补偿可观，始终寸土不让，在旁人看来，他保守固执、不懂变通，跟不上时代步伐，可只有扎根土地一辈子的人才懂得，田地从来不是简单的财产与资源，而是一生劳作的依托、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年轻一代早已脱离农耕劳作，不再依赖土地生存，自然无法读懂几亩田地背后沉甸甸的意义。就像冯桂珍的女儿无法理解她为了要地和前任丈夫打架撒泼，一次又一次、一级又一级执着上访。可对冯桂珍而言，这片田地是她半生风雨的寄托，是她与这个世界最牢固的联结。

守住土地，便是守住尊严、守住寄托、守住一生的根。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这份虔诚的坚守，无比珍贵，却面临着新的境遇。时代的更迭从不因人的执念停留，面对我国城镇化率已达百分之六十多的现状，少有年轻人回归田园，老田埂终将换了新模样。

《社稷赋》不粉饰现实，不强行圆满，它让我们看见：乡村在振兴、土地在新生、时代在进步，唯独

那一代以土为命的农人，慢慢成了乡土最后的孤影。老农人们守得住当下的田地，却守不住远去的农耕岁月；守得住一生的热爱，却留不住属于他们的时代。这正是最深刻、最动人的地方，他们没有错，时代也没有错。只是一代人的坚守，终将消融在时代进程里，正如小说里老常头的儿子签了土地流转的合同。可正是这些明知难有归途、依然终身相守的平凡人，用一生的劳作托举起了乡土的安宁与新生。

山河依旧，社稷常青。那些守在田头的父辈祖辈，即便终将淡出岁月，但他们留给大地的勤恳、质朴与赤诚，永远扎根黄土、生生不息。

这本书不是给乡村振兴唱赞歌，而是给那些被时代推着往前走、却再也跟不上脚步的人，立一座碑。碑上没写名字，写的是：这里埋着一些不肯离去的魂，他们曾把一生交给土地——我们的父母。

余华说过：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。我想说：生活不会停止，小说永不会结束。愿以此祝福同乡侯波创作出更多与生活平起平坐的小说。

### 习语金句



广大青年抓学习，既要惜时如金、孜孜不倦，下一番心无旁骛、静溢自怡的功夫，又要突出主干、择其精要，努力做到又博又专、愈博愈专。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，静下来多读经典，多知其所以然。网络阅读具有方便、即时等特点，是现代阅读的重要方式，大家要合理利用。同时，充斥网络的大量信息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，有的虚假失真，有的缺乏知识含量，因此要特别注意取舍，以免使学习时间碎片化，以免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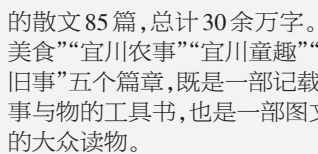
### 书讯



## 我市作家安军锁主编的《宜川旧事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（记者 彭琛）近日，我市作家安军锁主编的散文集《宜川旧事》，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该书收录了安军锁、强世国各自撰写的有关宜川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人、农具、农事方面的散文85篇，总计30余万字。全书分为“宜川美食”“宜川农事”“宜川童趣”“宜川手工艺”“宜川旧事”五个篇章，既是一部记载宜川岁月长河中事与物的工具书，也是一部图文并茂、易读易懂的大众读物。



安军锁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延安市作协会员。出版有散文集《岁月深处》《黄土情深》。部分作品在《人民日报》《西安晚报》等报刊杂志上发表。

强世国，陕西省宜川县人，自由职业，喜好文学。部分作品在网络、报刊杂志发表。

## 百年岁月静如花

倪小红

温柔且坚韧的姿态，直面命运所有“刁难”，把世间戾气，化作喧嚣尘世中的心底安然。

若说哪一本书最能拉近我与杨绛先生的心灵距离，当属我最近读的《我们仨》。全书仅有7.4万字，薄薄一本，但承载了六十三年风风雨雨。文字朴素，却蕴含着穿透岁月的深情。书中讲述了他们一家三口有苦有乐的生活场景，读来不忍释卷。钱钟书睡前偷偷在女儿被窝藏小物件，听女儿惊呼而后暗自欢喜；趁女儿熟睡，以毛笔在孩童腹间画笑脸；客人到访，让女儿当众展示新学的德语单词，满屋欢声笑语。一家人淡泊名利，相守相伴。女儿钱瑗承袭家人天赋，拥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，一家三口深耕书海，安于俭朴日子，于烟火日常里，活出了精神富足最好的模样。

“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，知足常乐才是淬炼心智，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”杨老就这样安慰自己，也宽慰着别人，可是，命运并没有因为她的善良而善待她。1997年她的

爱女钱瑗因癌症去世；1998年她呵护一生的钱钟书溘然长逝，短短两年，至亲双双离去，相伴多年的温暖小家，彻底支离破碎。

“女儿钱瑗也去了，钱先生去了。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，就这么容易地失散了。”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现在，只剩下了我一人。”在巨大的悲痛面前，年近90高龄的杨老没有消沉，没有弃世，她绷紧人生之弦，在人生的晚霞中迸发出灿烂的生命之光。92岁整理出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笔记，多达7万余页；96岁仍能推出《走到人身边去》纯真至美的散文集，与世人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；102岁仍笔耕不辍，出版250万字的《杨绛文集》八卷。

十年回望，初心如故。十年之前，我们怀念杨绛先生，仰慕她绝世才情，羡慕她白首不相离的神仙爱情，向往她波澜不惊的处世姿态，将她视作完美的文化符号。十年之后，历经生活奔波与世事无常，我们再读杨绛，才真正读懂她人生背后的深意：不与百



花争春，不向俗世喧哗，不追浮华名利，不惧风雨霜寒，于乱世中守本心，于苦难中守坚韧，于孤独中守清醒。

十年生死相隔，风骨从未远去。杨绛先生虽已告别尘世，但她从容处世的人生哲学、坚守本心的文人风骨、直面苦难的生命韧性，早已融入文脉长河，浸润一代代读者。愿我们都能于浮躁尘世守住内心静好，于风雨人生保持从容坦荡，不慌不忙，不挣不抢，静心沉淀，安然生长。让自己的生命之花，于岁月之中，缓缓绽放自有芬芳，自有力量。

### 字里行间



### 延安人书架



## 《飘来飘去的思绪》

我市作家惠哲创作的散文集《飘来飘去的思绪》，多篇笔墨聚焦第二故乡吴起的风土人文。书中既记述长征广场、胜利山等承载红色记忆的地标，也描摹大吉利沟、南沟、边塞蓝湖等生态秀美的绿色风光，还记录了当地红白喜事、传统节日等民俗风情。作者扎根吴起十余载，身为基层工作者，心怀责任与热忱，立志用心讲好吴起故事、赓续长征精神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事业中尽己所能、奉献力量。

手捧《有溪自北 起于高原》，封面黄土沟壑的版面粗犷厚重，陕北大地苍茫辽阔的地貌气息扑面而来，与全书植根黄土地的文风底色相得益彰。曹谷溪以亲历者的视角、平实真挚的笔触，娓娓道来自己与路遥、史铁生在延川相遇、相知的岁月往事。

身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，这本书深深地将我吸引。作者以细碎鲜活的日常往事，梳理出上世纪七十年代陕北知青文学萌芽生长的脉络，在黄土风沙与窑洞烟火里，还原了那一代文人于清贫尘嚣中坚守文学理想的赤诚。掩卷沉思，余味绵长。

全书以延川乡土为叙事原点，聚焦七十年代物资匮乏、环境闭塞

的陕北知青岁月。青年路遥在延川乡村，白天下地干活，深夜挤在低矮昏暗的土窑中，借着一盏煤油灯伏案写作。初到陕北插队的史铁生，在繁重农活之外，更要承受命运施加的身体病痛，苍茫厚重的黄土地成了他安放思绪、思索苦难的精神归处。时任延川县文化馆文艺干事的曹谷溪，心怀扶植乡土文学的热忱，坚守“工农兵定弦我唱歌，工农兵爱我唱啥”的诺言，牵头创办陕北文学史上意义深远的油印刊物《山花》。一台老旧油印机、一沓粗糙土纸，构筑起陕北文学青年圆梦的方寸天地。曹谷溪曾四处奔走筹措经费，多方协调为路遥争取脱产创作的机会，使他得以静心打磨文稿；闲暇时

节，三人相约下乡采风，生活中的点滴瞬间，化作清苦岁月中的慰藉与温情。

书中人物形象鲜活立体。路遥骨子里镌刻着陕北人的坚韧与执拗，历经饥寒困顿、岁月磨砺，始终俯身凝望黄土大地，执着描摹底层普通人的悲欢离合，后来呕心沥血写下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用厚重文字定格一代人的奋斗人生；史铁生在延川大地的包容中，慢慢抚平心底命运施加的无尽苦楚，陕北的山川草木、乡土百态启迪他参悟生死之道，在后来《我与地坛》等经典篇章里，字里行间都沉淀着黄土地赠予他的生命哲思；曹谷溪则甘愿做陕北文坛的铺路基石，他倾尽所能发掘、帮助身处逆境的文学青年。这群高原

上的读书人，将对土地的眷恋、对理想的执着融入文字，而这份纯粹的精神，顺着笔墨与言传身教，完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脉传承。

高原孕育细流，岁月沉淀文脉。如今，半个世纪过去，黄土高原上萌发的文学理想依旧熠熠生辉。正如曹谷溪所言，“这辈子只营务一茬叫‘文学’的庄稼。”他们优秀的品格，也时刻提醒着我们：唯有立足土地、坚守初心，才能孕育出拥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字。

### 书香漫谈

